

第六講 台灣閩南語的詞彙特色

本文以比較華語與台語詞彙系統的差異，以顯示閩南語的詞彙特色。比較現代漢語在詞彙上的差異，大約可以由下列幾個方向來觀察：

- 一、來源不同的固有差異
- 二、正義與反義的系統性差異
- 三、本義與引申義的系統性差異
- 四、移借引起的差異
- 五、文化不同引起的差異
- 六、構詞法不同引起的差異

1. 詞彙的固有差異

華語和閩南語雖然是同屬漢語系方言，但詞彙上差異很大。譬如人體五官，兩個方言的異同非常明顯：

	華語	閩南語	異同
1	手	手	同
2	指甲	指甲	同
3	頭	頭	同
4	指頭	指頭仔	半同
5	手肘	手骨	半同
6	耳朵	耳仔	半同
7	鼻子	鼻	半同
8	頭髮	頭毛	半同
9	額頭	頭殼額仔	半同
10	乳房	奶仔	異
11	眼睛	目睷	異
12	腳	跤	異
13	膝蓋	跤頭窩	異

以上13個人體基本詞彙，只有3個相同的，有4個完全不同的，其餘8個詞彙只有部分相同。換言之，華語和閩南語同源詞大約不到一半。

比較不同的語言，我們可以發現不同語言之間有一些是共同使用的，並且使用頻率非常高，和日常生活關係非常密切的詞彙叫做「基本詞彙」(basic vocabulary)。「基本詞彙」以外的詞彙叫做「一般詞彙」。「一般詞彙」不是所有語言使用者都能使用的，使用頻率較低，變體較多，和日常生活的關係沒有那麼密切。

比較不同的語言或方言，「基本詞彙」相同比率越高的顯示其親屬關係越近，相反地基本詞彙相同比率越低的顯示其親屬關係越遠。王育德就Swadesh所訂的基本詞彙100個比較漢語各方言的同源詞比率，統計結果「可以確定同源」的同源詞比率如下(單位%)：

	蘇州	廣州	客家	廈門
北京	72.73	70.16	63.78	48.88
蘇州		70.27	63.10	51.40
廣州			69.70	55.31
客家				58.56

華語和閩南語雖然同屬於「漢語系」語言，但據上面的統計，北京和廈門之間的同源詞比率只有48.88%，在各方言之間最低，顯示北京和廈門是最疏遠的漢語方言；而英語和德語之間的同源詞比率有58.56%比北京和廈門之間的同源詞比率都要高，表示英語和德語之間的親屬關係比北京和廈門之間更親近。

一個語言有地域方言、有社會方言，方言之間的差異性相當可觀，更何況華語和閩南語之間的親屬關係相當遠，他們之間在詞彙上的差異性是非常大的。這些差異性可能由於來源本來不同，此外，來源雖然相同，但因為上述二至七所述的差異所引起的不同。這些差異性是可以統計量化來做研究的。

2. 正義與反義的系統性差異

每一個語言都有正反相對的所謂「相反詞」。漢語方言之間的詞彙差異，通常正義的差異性較少，反義的差異性大。

譬如「大」，華語說「大」，閩南語也說「大」tuā。在「大人」、「老大」等詞的「大」字即使發音不一樣，在詞彙上都是共通詞。

但「大」的相反詞，華語說「小」，合稱「大小」，但閩南語說「細」，合稱「大細」tuā-sè。

華語「小老婆」，閩南語說「細姨」；華語「小心」，閩南語說「細膩」sè-jī，

也可以由華語直接借用「小心」，讀成*sió-sim*，但「小心」不是閩南語的固有詞彙。

又如華語「粗」，閩南語也說「粗」*tshoo*。如「皮很粗」，閩南語說「皮真粗」，所以華語「粗枝大葉」，台語也說「粗枝大葉」*tshoo-ki tuā-hiòh*。但華語「粗」的相反詞是「細」，閩南語「粗」*tshoo*的相反詞是「幼」*iù*。所以華語「皮很細」，閩南語要說「皮真幼」，不說「皮真細」。華語有所謂「細皮嫩肉」的成語，閩南語要說成「尖跤幼手」。

以上的例子，正義「大」、「粗」華語與閩南語一致，用同源詞，但反義詞卻很不一致，「細」在華語是「粗」的反義詞，在閩南語是「大」的。列表比較如下：

華語		閩南語	
正	反	正	反
大	細	大	小
粗	幼	粗	細

3. 本義與引申的系統性差異

華語和閩南語都有「燒」、「熱」、「冷」、「寒」等詞，但用法有同有異，同的部分應該是本義，但引申義的差異性不小。

譬如華語「熱」可以用於氣溫，天氣「熱」，閩南語也說「熱」*juáh*，這大概是「本義」。但華語的「熱」還可形容液體或固體，如「熱水」、「熱飯」，閩南語形容液體或固體時要改說「燒」*sio*，如「燒水」*sio-tsui*、「燒飯」*sio-pñg*。

「熱」的相反詞，華語說「冷」，但台語說「寒」，這是反義詞的差異。重點在兩個語言對於寒冷的詞義分類上的系統性不一樣，所使用的、由不同詞彙而來的引申義大大不同。

語義分野	程度	華語	閩南語
氣溫	稍微	涼	涼 <i>liàng</i>
	中等	冷	冷 <i>líng</i>
	高等	很冷	寒 <i>kuânn</i>
	最高等	冰冷	<i>gàn</i>
食物	變冷	冷（飯）	冷 <i>líng</i> （飯）
	隔頓	冷（飯）	清 <i>tshin</i> （飯）

華語的「冷」義只分中等義的「冷」和「稍微」義的「涼」，閩南語一樣有這個區別，但是比中等程度更「冷」的，閩南語有寒、*gàn*，華語只能附加副詞

來分別，如以「很冷」表閩南語的「寒」，以「冰冷」表閩南語的gàn。現在年輕人已經不太會用gàn，有些人改說「冰」ping，是受華語的影響。

另外用於食物時，華語和閩南語對於熱的食物變冷的都以「冷」來形容，但對於隔一頓以上的食物，閩南語有另外的說法，就是「清」tshìn，如「清飯」tshìn-pāng，華語卻只能用「冷」的引申義來表達。

以上的例子顯示，關於「冷」義，閩南語的詞彙比華語豐富，詞義系統比較複雜。

詞類轉換也算是一種引申。閩南語和華語也很不一樣。

以形容詞轉動詞而言，比如「熱」轉為動詞時，在氣溫的分野上華語和閩南語都一樣，華語「熱死人了」，閩南語也可以說「熱死人」。但閩南語把「寒」直接轉為動詞，如「寒死一个老人」，華語卻要改成另一個詞彙，說成「凍死一個老人」。

再說「燒」，本義是動詞，華語、閩南語都一樣指燃燒。但閩南語的「燒」sio可以引申為形容詞，即華語「熱」的意思。但閩南語還有一個詞「燃」hiànn，如「燃火」hiànn-hué，「燃」hiànn和「燒」sio的不同，主要是「燃」有取火的目的，如「燃柴」hiànn tshâ、「燃滾水」hiànn kún tsúi；「燒」的目的是把東西燒掉，如「燒金」sio kiò。這個意義，華語只把「燒」引申使用，「燒金」說「燒紙錢」、「柴柴」說「燒柴火」，「燃滾水」說「燒開水」，都說「燒」。

總之，華語和閩南語的共同詞大部分是本義，但因為引申的手段、方向不同，造成兩個語言詞彙的差異。

4. 移借引起的差異

所謂「移借」(borrowing)就是從別的語言或方言借來詞彙。從別的語言移借的詞，叫做「外來語」，同語系的移借同源詞，而造成異讀的現象，兩個音的同源詞叫做 doublets，三個音的叫做 triplets。在漢語，如果移借其他方言的音而不改變漢字的寫法，叫做「文白異讀」。

4.1 外來語

華語創新詞傾向於漢字組合或意譯，但香港、台灣、南洋的漢語則傾向於音義外來詞，於是造成詞彙的差異。比較下表的例子：

創詞分類	語源	華語	台語	語源	創詞分類
漢字組合		西裝	se-bí-loh	日sebiro	音譯
意譯	英 neck tie	領帶	ne-khú-tái	日ネクタイ	音譯

				英 neck tie	
漢字組合		計程車	tha-khú-sih	日タクシ 英taxi	音譯
	英 motor bicycle	摩托車	o-to-bái	日オートバイ 英auto-bicycle	音譯

上表只是顯示台語較多音譯詞，而不表示台語沒有用閩南語固有詞彙組成的新詞。比如有一種叫客的計程車叫做「拏客的」khioh-kheh--ê、挖土機叫做「怪手」kuài-tshiú，都是固有詞彙的新組合。

4.2 文白異讀

閩南語是所有漢語之中文白異讀最嚴重的，約有30%的常用漢字，有文白異讀。具體的生活詞彙是本土詞彙，歷史悠久，通常用白話音，比較抽象的文化詞彙，通常是由漢語文言詞、華語詞移借而來的，通常是用文讀音。「白話音」是唐以前就由漢語借來的，「文讀音」是唐、宋以後才由中原借來的，所以白話音往往保存古音。另外明清以後才借到閩南語來的叫做「官話音」或「正音」，比文讀音更接近現代的北京話。文白異讀表現了不同時期由不同的漢語移借到閩南語的時代層次。不同時代移入的詞彙也會表現不同的音讀。

譬如閩南語「大細」tuā-sè、「大儂」tuā-lâng、「大漢」tuā-hàn等本土詞彙的「大」都唸白話音tuā，但是由漢文而來的「大人」tāi-jîn、「大意」tāi-i、「大概」tāi-khài、「大學」tāi-hák等詞，都唸文讀音 tāi。

「小」的白話音，用於「小叔」sió-tsik、「小姐」sió-tsiá、「小妹」sió-muē、「小儂」sió--lâng等，大部分是稱謂詞，其他的具體形容詞都用「細」sè。但文讀音siáu，用於「小人」siáu-jîn、「小女」siáu-lú/lí、「小貪」siáu-tham、「小說」siáu-suat等漢文詞。

「熱」的白話音是juáh，用於具體的生活詞「真熱」tsin-juáh、「熱儂」juáh--lâng（夏天）等；文讀音jiát，用於「熱心」jiát-sim、「熱度」jiát-tōo、「熱量」jiát-liōng等漢文詞。

5. 文化不同引起的差異

5.1 語言與風土

特殊的民族文化在特殊風土中產生，因此特殊的語言表現了特殊的風土。

愛斯基摩人有七種雪的詞彙，但沒有一個「雪」的共名。

中國北方有雪、霜、冰、雹、霰等冰類的名稱，南方沒有自然的冰，因此沒有那麼多冰類的詞彙。廣東話把冰稱為「雪」，雹叫做「冰珠」，冰棒叫「雪條」，冰淇淋叫「雪糕」，也就是把冰叫做「雪」。

台灣也沒有雹、霰等名稱(雖然閩南有所謂「雹」pháuh)，傳統的台灣話不分雪、霜、冰，很多人把下雪叫「落霜」。台灣許多地方把「冰糖」叫做「糖霜」，北部把冰叫「霜仔」、冰棒叫做「霜仔枝」，這裡的「霜」都是冰的意思。

5.2 語言與物產

北京話只用一個「螃蟹」指稱所有蟹類動物，台灣話有蟳、紅蟳、菜蟳、蟳(tīng tsím)、冇蟳、花蟳；蠶仔、花跤蠶、三點仔、屎蠶；毛蟹、紅跤仙、giāng x仔、沙馬仔等至少十幾種「螃蟹」類動物名稱，但沒有一個可以涵蓋所有「螃蟹」類的共名。北京話代表一種大陸文化，台灣話代表一種海洋文化。

不過這些蟹類名稱在「海口」以外的內陸台灣人也不能全部了解。台灣山區居民知道很多樹名，對海產的名稱知道得很少，海口居民知道很多海產名，但是知道的樹名很少。

英美的主食是麥，中國北方的主食是麥子、雜糧，米是南方主食。英語的rice包括「米」、「飯」；北京話有「米」、「飯」，但粥謂之「稀飯」，「粥」是廣東話的借詞；台灣話有關「米」的名稱特多，「稻仔」(tiū á)、「粟仔」(tshik á)。中文和英文的名詞比較少。比較如下：

閩南語	華語	英文
稻仔 tiū-á	稻子	(growing or full grown) rice
粟 tshik	稻穀	(unhusked) rice
米 bí	米	(husked) rice
糙米 tshò-bí	糙米	
白米 pèh-bí	白米	
飯 pñg	飯	(cooked) rice
糜 muê	稀飯/粥(廣東話借詞)	
泔糜 ám-muê 拷頭糜 khó-thâu-muê		

除此之外，「米」的品種很多，有「秠米」(tsùt-bí)、「占仔米」(tsiam-á-bí)[源自占臘(東埔寨)，故名]、「蓬萊米」、「紅米」……，米製品也很多，如米糕、油飯、糜、粿(甜粿、鹹粿、菜頭粿、鼠殼粿、紅龜粿)、圈仔(khian-á)、糕仔、米粉……。北京話沒有這麼多「米」類及其食品的名稱。

這些事實證明了詞彙創造的目的是為了方便生活的，生活上不需要的詞彙是無法在本土語言繼續存在下去的。同理，文化上存在的東西，沒有相當的詞彙，

生活會變得很不方便，交易的時候，沒有足夠豐富的詞彙，交易是難以進行的了。

5.3 語言與稱謂

稱謂可分「面稱」、「引稱」，又有「尊稱」、「蔑稱」、「謙稱」之分。從其稱呼的區別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親屬觀念。

台灣話的稱謂「面稱」和「引稱」的形式差不多，只有「阿爸」、「阿母」面稱與引稱同形，但「(阮)老父」、「(阮)老母」只能當引稱用。華語面稱也只能稱呼「爸爸」、「媽媽」，不能叫「老爸」、「老媽」。加個「老」總是不禮貌。

台灣話「孫子」sun-á、「姪子」tít-á、「外甥仔」guē-sing-á都稱為「孫仔」sun-á，這是古南蠻的遺俗。越南話「孫子」、「姪子」、「外甥」都稱為chau。

親屬稱謂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家族組織及親屬觀念。英語伯伯、叔叔、舅舅都稱為uncle，日語也都稱為ojisan，並未細分。漢族人極重視家庭倫理關係，表現在語言上的是親屬稱謂特別複雜。還有，華人常常以侮辱別人長輩，如罵三字經以達情緒發洩的目的。

中國因為共產革命的影響，稱自己的夫或妻為「愛人」，台灣人會覺得肉麻，日本話「愛人」是情婦的意思，「愛人」的稱呼是叫不出來的。

日本人當面稱呼朋友的父親為otosan(爸爸)、母親為okasan(媽媽)，這一點台灣人很不習慣。台灣式的日本話是o-jí-sáng(阿伯)、o bá sáng (阿姆)，在台灣，這種台灣式的日本話比台灣話的「阿伯」、「阿姆」更流行。這種稱呼的不同反映的是兩個民族親屬家族觀念的不同，台灣人重視年齒序列，所以要分別阿伯、阿叔，重視家人、外人的區別，不可隨便叫人「爸爸」「媽媽」；日本人對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比年齒序列更加重視，對個人在家族組織中的地位比家人、外人的區別更加重視。中國人正好介於中間，不可當面叫人家的爸爸、媽媽「爸爸」、「媽媽」，但是冠上姓叫「王爸爸」、「王媽媽」又可以了。

華語稱呼長輩通常叫「王伯伯」、「王叔叔」，但台灣話沒有這個習慣，通常叫名，如「阿土伯」a-thóo-peh、「金水叔」kim-tsui-tsik等。

6. 構詞法不同引起的差異

「詞素」或語素(morphem)是有意義的最小語言單位。「詞」(word)是可以獨立使用的而有意義的最小語言單位。

漢語一個「詞素」通常是一個音節(即一個「字」),如「樹」、「山」、「海」,但有時有兩個音節(即一個「字」以上),多半是外來語。傳統借詞如「葡萄」、「琵琶」多半是二音節,由日語借來的詞多半是三音節, o-tó-bai、ne-khú-tái、tha-khú-sih,也有四音節詞kha-lá-ó-kheh,當然也有兩音節詞,如sú-sih(壽司)。

一個「詞」可以由一個「詞素」所組成,叫做「單純詞」,由二個以上的詞素結合的詞叫做「合成詞」。依照成分的不同,有三不同的構詞法:

「複合」(compound):實語素+實語素。

「派生」(derivation):實語素+虛語素。

「重疊」(reduplication):實語素或虛語素的重疊。

華語和閩南語的構思法基本上是一樣的,但是具體方面卻有很大的差異。這些差異性有時造成兩個語言詞彙上的不同。

6.1 複合

漢語最常用的構詞手段就是結合兩個以上的實語素產生一個新詞,叫做「複合法」(compound)。用複合法製成的詞叫做「複合詞」。

閩南語形容詞「大」、「細」,只有稱呼人可以說「大」tūa、「細」sè,如「大儂」tūa lâng、「大兄」tūa hiaⁿ ;「細叔」sè tsik、「細姨」sè î。作為一般具體名詞的形容詞通常不能直接形容名詞,而必須要和量詞組成一個形量結構的形容詞。

譬如「大雞」、「小雞」要說「大隻雞」tūa tsiah ke、「細隻雞」sè tsiah ke,不能說「*大雞」tūa ke、「*細雞」sè ke,更不能說「*小雞」sió ke。

閩南語的形容詞通常和一般的漢語一樣,放在名詞前面,謂之「偏正結構」。如「白米」、「白飯」,但是有關動物性別則放在後面,如華語「公雞」叫「雞公」ke kang,「母雞」叫「雞母」ke bú,「公狗」叫「狗公」káu kang,「母狗」叫「狗母」káu bú。橋本萬太郎認為這是南風漢語保存南亞語言底層的殘餘構詞法。

6.2 派生

派生法(derivation)或稱附加法是以實語素為「詞幹」(stem),加上虛語素做為「詞綴」(affix),以構成一個新詞的構詞法。因詞綴附加的位置而有不同的類型:

閩南語最有特色的詞綴是詞頭「阿」a和詞尾「仔」á。

詞頭(prefix)：詞綴加在詞幹的前面。如在人名前面加上一個「阿」詞頭，如「阿明」a-bîng、「阿英」a-ing等。通常是比較親近的人才能加「阿」詞頭，但政治人物如果要表示親民也很喜歡加「阿」，如「阿扁」喜歡人家叫他「阿扁」，但是其他的官員，為了顯示自己的尊貴，通常不願意被加一個「阿」詞頭。

華語沒有這樣的語法，通常對於地位較低、年紀較大的叫「老張」、「老李」，年紀較小的叫「小張」、「小李」。同樣的情形，閩南語通常在人名上加「的」ê，如「張的」tiunn=ê、「李的」lí=ê，模倣官話加上一個「老」láu「小」sió詞頭，如「老張的」láu-tiunn=ê、「老李的」láu-lí=ê或「小明」sió-bîng、「小英」sió-ing，口語上很少用，通常是在連續劇上才聽得到。

華語表示「小」可以在名詞上加上「小」，如「小孩」、「小狗」等。如前所述，閩南語只有稱謂詞可以用「小N」偏正結構，通常是加上一個「仔」詞尾，如「小孩」說「囡仔」gín-á、「小狗」說「狗仔」káu-á、「小白兔」說「白兔仔」pèh-thò-á，如果要強調其幼小，可以說「囡仔囡」gín-a2kiánn、「狗仔囡」káu-a2kiánn、「白兔仔囡」pèh-thò-á-kiánn。

6.3 重疊

重疊(reduplication)有兩種，一種是單純的詞重疊，謂之「疊詞」。形容詞、動詞、名詞、數量詞都可以重疊，重疊的意義簡單的說：形容詞重疊表示減輕修飾程度；動詞重疊表示輕微、隨便、不經意、速成等意義；名詞重疊有表示類似的意思；數量詞重疊表示多數、每一、逐一的意思。

「疊詞」是閩南語與華語共通的結構。比較不同的是親屬稱謂，華語用重疊法，閩南語加詞頭。如下表所示：

華語	閩南語
爺爺	阿公 a-kong
奶奶	阿媽 a-má
爸爸	阿爸 a-pa
媽媽	阿母 a-bú
哥哥	阿兄 a-hiann
姐姐	阿姊 a-tsé/tsí
弟弟	小弟 sió-tī
妹妹	小妹 sió-muē/muāi

另一種是音節的重疊，謂之「疊音」或「疊字」。疊音通常只有單音節疊音，

超過一個音節以上的重疊可以視為單音節再重疊。疊音詞可以當動詞的狀語(副詞)用，如「沖沖滾」；可以當名詞的定語，如「精精錢」；可以當形容詞的補語用，如「嬌咚咚」。疊音通常只能當修飾成分或補語依附在其他的實詞上，不能獨立成詞，比如不能說：*「嬌甲真咚咚」或*「滾甲沖沖」。

這種重疊有人叫做「生動結構」。閩南語的「疊音」非常發達，但北京話很少這樣的結構，華語的疊音詞有許多是南方的借詞，如「髒兮兮」。